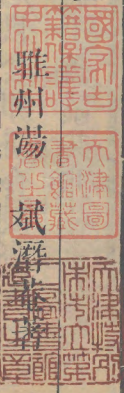




03937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三



宣鎮闇梅公甫評定

同里田蘭芳簣山較

璿璣玉衡賦 有序

臣聞莫莪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澤火成象。大易垂治曆之文。朝廷之政令未施。奉若之儀規先備。蓋敬能天卽勤民之本。而法天實凝命之原。自容成定握筭。而六術已昭。黃帝聽合宮。而五行較著。南正司天。北

潛菴先生遺稿 賦 卷之三

一

正司地。重黎釐職於陰陽。暘谷候春。昧谷候秋。羲和致嚴於分至。莫不仰觀俯察。上律旁羅。然存其理而缺其儀。未盡觀占之哲。有其數而無其器。難成察稽之功。尚考虞書。聿垂偉製。躔度窺於寸管。星文運於圓機。聚山澤之精華。極人工之賁飾。誠授時之要術。步曆之宏規也。然而至德難聞。成模漸斲。精思罕遇。不無章會之訛。參驗或滄。遂有統元之悞。以建申爲建亥。魯人之月令無憑。以食卯併食辰。齊廷之度數何舛。太初曆稱邃密。壽王猶議其非。乾象術號精深。

韓翊尙指其短。固由天行之難定。實亦制度之未精。觀會通於古今。應彰明於

昭代恭惟

皇上履端建極。麗正凝神。日就月將。光華協於天地。朝乾夕惕。奮迅象乎風雷。道在欽崇。凜曰明而曰旦。功深宥密。謹亦保而亦臨。時憲之曆久頒。永年之法新勒。合元會運世之終始。辨五十二家之殘叢。將見合璧聯珠。歲書太史。大章含譽。日紀靈臺。乃復尙稽典謨。究明遺憲。旁招庶士。敷奏宏詞。將假翰藻而明潛菴先生遺稿賦卷之三

卷之三

二

三才藉筆。泉而協五紀。臣罔窺理數。素昧天人。幸際昌辰。敢辭蕪陋。謹獻賦曰。

緬鴻濛之初闢。邈莫知其紀極。仰遼廓而無垠。識蒼蒼之正色。渺終古而左旋。疇轉輪而不息。羅萬象於周迴。建極紐於南北。三垣表內外之宮庭。列宿畫中原之邦域。圓九重兮誰營。里九萬兮孰測。維邃古之神靈。肇觀天而作則。揆洋洋之元化。總睿聖之範圍。

由天。天。體。說。到。觀。天。

粵重華之膺籙。紹放勳之巍巍。初受終於文祖。乃躬灑夫萬幾。方類禋之未舉。首巾命於衡璣。蓋執中以

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精微亦猶七十載之光被四表其功用惟本天治人而不違若夫魁衡招搖之密運陰陽寒暑之潛移非叅稽之不爽何庶績之感熙矧乃天雞曉唱曦馭晝跋朝浴滄海夕耀崑崙景近極而炎暑景遠極而易昏居牽牛而一陽來復舍降婁而春風白溫燭龍未足誇其光彩夸父無由效其駿奔至夫繼離宵曜夜光融融胸臆警鬪臚魄示冲應潮汐之消長從箕畢而澤風日退度於十三遂置閏而成功再如木德行仁太白秉義熒惑主潛菴先生遺稿

賦卷之三

三

禮辰緯藏智惟填司信位王四季或期歲而周天或累年而遷次或方進而復留或既分而忽會信薄蝕之有常乃伏見之難泥初偶乖於累黍久漸易其機

以上言二五帶變不同必須幾衡以測定之

樞何以測筭不失於晦朔氣數罔愆於盈虛惟至人

德合蒼昊制準乾圖璣運外而規圓衡當軸而虛中

段註題密麗

兩極相望於直距九行環繞夫紫宮大梁實沈之周列鶉首鶉尾之麗空四遊兩環定經緯表裏之準三辰六合挈卯酉子午之針運躔離於晷刻轉造化於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陬宛肖夫天心

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與日環遶象靈鳥之迅飛
晝晦重陰而儀度不愆烈風雷雨而僭忒不譏飾以
弘珪綴以美璣瓊瑩精瑩雲霞之色可挹夜光璀璨
星宿之芒依稀雖曰以管窺天何能持小而測大要
之因衡察象實可殊途而同歸後若萇弘子韋之探
賾索隱梓慎裨竈之極渺窮工殷周之巫咸史佚魏
齊之石氏甘公王朔唐昧之觀星候氣尹臯吳範之
視日規風漢唐則壽昌一行之術密宋元則沈括守
敬之業崇其用器也踵事而增華敷衍而不窮或造

又窮其委而歸之不能外我

潛菴先生遺稿

賦

卷之三

四

龍圖

輪扇而刻木或倚渾儀而鑄銅或削蓮花以傳箭或
斲觚稜以盤龍誰能不祖與旨而述成規遂可察氣
數而合蒼穹豈若倚蓋彈丸蟻旋磨轉術家之微妙
無聞法象之探索猶淺彼張衡之藻翰稱工浴下之
經畫推善靈憲之圖書猶存歲差之考稽難舛損益
適宜縮贏合撰足以驗同氣於天人通至誠於幽顯

本歸敬天告君之神

是以帝王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時幾必勅視聽毋惑
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尚德雨暘寒燠若其序歲
日月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壁聯輝帝典金清而

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面稽天若十年
萬億敬抽毫而作賦若身隨臯夔之班而遊唐虞之
世。

博綜典麗之中而能溯原窮委酌古準今平子太
冲不得專美矣。梅公

次第清謐規模宏濶雅音經緯不待曲終乃奏

潛菴先生遺稿

賦
卷之三

五

金臺懷古賦

節課

冀野漫漫，燕雲莽莽，樓煩之碧岫，峻嶒易水之洪濤。
沈澹北走，紫塞鴈門，南通恒霍，上黨拖以漕渠，軸以
太行，誠帝王之都會，豈霸王之封疆，乃若朝陽門外，
桑乾河邊，如雪白沙，如山碧岸，崗陂陁而半畱，路透
迤而中斷，向秋野之蒼茫，對寒流之漫漫，尋昭王之
跡，懷昌國而浩嘆，不辨黃金之臺，焉知碣石之館，當
其戰國紛紜，燕趙雄武，西盪秦雲，東平海霧，戈鋌如
鱗，旌旄如雨，固已俯崒函而淺衡湘，誦稷下而陋蒙

潛菴先生遺稿

賦卷之三

六

羽，且其百里求賢，千金市駿，郭隗結綯，樂生珮印，鳳
不及棲，麟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秀菊，於是謝禮樂
之于櫓，閱武騎之軻，衝軾錦車而前，驚驅魚軒而繼
蹤，乃飛閣宏敞，高榭崢嶸，萬乘顧兮，駐綵騎，旌旆翔
兮，進瑤瓊，故能設寶器於寧臺，陳太呂於元英，返故
鼎於磨室，植汶篁於薊城，至於臨淄，有如霆之卒，邯
鄲有執箒之賓，旣剗有功之印，遂疑奇計之臣，實爲
謀而不終，應感慨於斯晨，若乃秋風颯起，百卉凄蒼，
霜封野樹，鴻鴈南翔，則有壯士於邑，俠客魁壘，珮長

劍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憑玉砌而唏噓臨青松而
浩慨長嘯兮撫碧空短歌兮凌滄海亦有簪纓公子
殿省名流荒郊樽酒南陌輕屨看渾河而似帶望山
雲而如樓撫石嶙而惆悵悲望諸之不留豈若凌霄
飛雨銅雀鳳凰玉階金闕雕柱錦墻輝煌乎嶽瀆照
曜乎清漳不過歌舞之美麗非有賢俊之遺光祇響
平陵之夜漏空留荒苑之宿霜過之者不思居之者
已忘嗚呼鏡鼓齊鳴簫韶零落騏驥奔馳駑駘纓絡
庭有烏鳶山有白鶴曲士升橋高賢負郭曾駟圖之
潛菴先生遺稿賦卷之三

七

不如况敢望乎鄙浴若夫伊傅爲楫周召爲鐸吟白
駒之雅詩奏雲門之翟籥蘭臺石渠之高楹白虎天
祿之廣幕聖澤雲飛皇恩露灑英華肆浮麟鳳當道
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則亦有抵玉驚禽揮
金薙草况乎隣斗極之光輝邇天漢之波濤又何必
徘徊幽咽向茲臺而游放哉

才藻從橫典會標舉

榭公

深得曲終奏雅之義

懋勤殿賦 擬館課

黃扉日麗。寶笈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壁之淑氣
迎來。道衍圖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墳典。奮迅擬于
風雷。我

皇上岐嶷。敏睿麗正。凝神本精。一以立皇極。建中和
而定羣倫。納諫不遺。葑菲招賢。旁及隱淪。武庫森嚴。
捷伐悉遵。

廟筭九功。歌敘民隱。日達楓宸。固已樹儀型於百辟。
貞仁壽於千春。若夫煥太乙之齋皇。曜句陳之暉麗。

潛菴先生遺稿賦

卷之三

八

黃雲紫蓋。輪困鬱其上。浮蘭朶金莖。灑渺翔於天際。
珠宮貝闕。複道斜通。銀榜璇題。交衢迢遞。飛重簷以
切霞。爛丹壁而流瓊。龍舸泛萬頃澄瀾。長楊帶千章
翦鬱。斯又足奠六齋。而鞏四極。應三垣而馭五緯。爾
乃廣闢別殿。宏貯縹緗。鴻濛蠹而竦峙。觚稜啟而景
彰。揭組幔於芬楣。垂綺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雪。
秘幄之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五庫標目於
西清。四類克帙於東廂。犀籤重積。玉軸焜煌。未足於
宛委之寶冊。何須論天祿之蕝藏。當夫金門朝罷。官

政宴餘鸞珮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延
自石渠。究道系於洙泗。證心法於唐虞。無黨無偏。闡
維皇之敷錫。天秩天敘。繹臯陶之訇謨。旣朝乾而夕
惕。復無倦而有恒。顧民器之可畏。識當位之利貞。尊
所聞而行所知。高明光大。有治人斯有治法。深切著
明。斯乃懋勤之實政。匪僅肇錫以嘉名。矧夫歌叶雅
頌。文儷誥盤。懸針倒薤。戲鴻騰鸞。雲氣芝英之簡。淵
渟岳峙之觀。漢武望而廢牘。章帝顧而輟翰。以此乘
泰運而御六龍。映晨光而翔五鳳。采太史之陳詩。第

潛菴先生遺稿

賦卷之三

九

羣臣之嘉頌。而時幾勅命。祁暑思艱心。游農野道。契
先天夜。如何其夜未闌。瑤編萬卷。寶炬殘流。月矐曠
兮。素華瀟。北斗低昂兮。殿閣寒。豈比夫甘泉暉章。長
樂未央。凌霄飛雨。茝若披香。九華仁壽。百福靈光。列
焚燎以布翼。荷棟桴而高躡。雕玉璵以居楹。裁金璧
以飾璫。祇矜制度之煒煜。何敢希道德之輝光。况乎
文教敷宣。天威遐被。都護方開劍閣雲。將軍已定三
湘地。碧雞金馬之修祀。無勞蒟醬橦華之輪將。遂易
百禮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悅愉羣臣既醉降網繼調元氣阜財解愠薄賦
寬徭踰於穆之緝熙耳擊壤之歌謠天下棄僞而返
本敦朴而去澆追太始之元化偕華胥而逍遙謹摛
辭而頌

聖主微臣敢自託於王褒

莊重典雅復見都俞喜起之象

柳公

動宕處音節鏗鏘可謂宮商協應矣而組仁織義
更非賦家麗則可到

潛菴先生遺稿

卷之三

十

長白山賦

維輿圖之廣大。山川鬱紆而蜿蜒。實融結於太始。乃通氣乎乾坤。環九州而綿絡。類枝柯之敷宣。仰北條之鼎嶽。望滄海而蟪延。根彌固於華岱。直嶢嶢而造天。雲中玉液。分派飛泉。鳴綠南迴。而浩蕩。混同北遠。

形其險與

而瀟灑。若夫石壁峯崎。嵯峩萬丈。槩太清觸緯象。摘列宿於楹楣。邇天漢之灑曠。遠視則百嶺俱青。近循則一巖十狀。決飛瀑於層厓。汙盤渦於壘嶂。映朝日而如金。隔青杉而若幃。旣半散而照爛。輝天闔之閭。

潛菴先生遺稿

賦

卷之三

七

闔背藏太古之冰雪。而對神山之宕濛。乃其素煙晚

綴其媚日之美

拖。白霧晨縈。或下橫而疑帶。或上冒而似纓。日月隱

蔽以成陰。虹梁倒掛而崢嶸。二韭四明。五輿三菁。職

媚太白。廣霞赤城。曾未足方其崇萃。並其邃滿也。千

其

里之內。萬山駢擁。劍戟排連。勢若相拱。擬五瑞之偕

來。望紫宸而遙竦。錫碧金銀。衆色炫動。遠近輕濃。穿

蔚森聳。一旦觸膚寸而滂然也。飛流崩壑。噴雪迅霆。

蹴崖轉石。澎湃鏗錫。不崇朝而雨天下也。豈比於崩

崖之青青。其上則有猿猱狸狽。犴猥狻猊。紫貂白狼。

體禱漢唐此有意臨摹者海公

不佞不齋居然雅奏

潛菴先生遺稿賦
卷之二

三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事辭章而道義稱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嘗讀古今之史，約畧論之，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潘菴先生遺稿

論卷之三

西

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為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遺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

而思精由今觀之論竇武誅中官爲達天理論班勇使西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

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

經文辭繁縟字繁不倚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

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

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

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

使非習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

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

潛菴先生遺稿論卷之三 五

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

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

說盡入青編幽明搜神咸被採錄何可不辨也宋書

本承天之舊事雜魏晉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

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

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卒父志祖父揚名言多不

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鑿戒頗多不可得而泯沒也

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譽失實百藥北齊避諱畧號

遷就弗端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棻繼之率多抵牾

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刪畧繁蕪。編摩簡徑。北之正史實爲過之。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敘。陳壽以來罕有其儔。劉昫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昧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傳。則賢否無別。功罪等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蔑著。則大節揜於細謹。高德蔽於閹閱。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

潛菴先生遺稿

論卷之三

夫

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嘆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宕。當雲擾瓜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一唱三嘆。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

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駁雜細碎。志傳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畧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

亮論方畧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亭官闕。兼載奏章。褒刺失據。袞鉞無憑。何其疎也。金史簡潔。遠勝宋遼。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衆長。而削藁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嘆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己無我。幽明不愧。乃能誅姦諛。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駒其人。而與之。

潛菴先生遺稿

論

卷之三

七

議史事哉。

劉知幾史通一書。辯則辯矣。未免過刻。余嘗謂史自遷固以下。不得不推歐陽次。則隋書李延壽亦敷贍。然不及蔚宗。而優於隱侯。此論蓋總其大凡而言之。梅公

直述舊說略著一二語。諸家得失已辨。

此先大夫館課也。先大夫以順治壬辰官庶吉士。故事館中試五日。乃納支孟縣薛公行屋任教習。恐倩客代作。每題下閉館。竟日必得卷。乃肯去。嘗朝罷踏雪入館。日加已命二題。坐瀛洲亭上待融。冰注視操筆。甲乙畢試。日未晞也。康熙己未。先大夫復官翰林。問與諸後進先生說當日事。撫然聆

若以爲異聞蓋館試之嚴絕於前後
矣戊辰三月男溥較遺文及此敬識

潛卷先生遺稿論

卷之二

丈

十三經注疏論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而天

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

數行括義已盡

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略。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几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

源流明君

潛菴先生遺稿論

卷之三

克

括學

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叅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爲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璣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爲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

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謂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

潛菴先生遺稿

論卷之二

二

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爲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未子疑是晉宋間人僞撰。有以也。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栢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爲毛

詩鄭康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
者惟劉焯兄弟爲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已見取裁
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
人多有疑者竊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卽詩
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
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
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爲體比興
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

潛菴先生遺稿

論卷之二

三

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
蔽之曰爲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
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
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
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
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
聘請觀古樂而邱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爲里巷狹
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
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

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爲蔑，而公穀則以爲昧。如築郟也，左氏以爲郟，而公穀則以爲微。會於厥憇也，左氏以爲厥憇，而公穀則以爲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將以何爲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

潛菴先生遺稿

論

卷之三

三

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母乃刻與，况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爲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

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略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備耳剽目刺取左氏之字句以克帖括蓋有

潛菴先生遺稿

論
卷之三

五

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爲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注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已復禮之功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卽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

者乎。獨其文辭質與韓愈猶病難讀。况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以爲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爲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

潛菴先生遺稿

論

卷之三

書

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爲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請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爲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樞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澧採衆家以爲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爲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

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爲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爲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

潘耆先生遺稿

論卷之三

壹

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爲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爲注。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

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各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
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
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爲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
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
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
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爲小學而忽之哉總
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
儒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
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
潛菴先生遺稿論
卷之三

三

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
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
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
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
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
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悉本先儒成說不敢妄出意見

自記

漢儒注經而經存宋儒說經而經亡十三經注疏
向賴於學宮何以悉束之高閣也

梅公

淵流條晰頗具折衷

潛菴先生遺稿

論
卷之二

毛

明兩浙運使徽轅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徽轅，睢州人。世居潮莊之南。三里，父諱權，號樂菴。累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公丰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尚書，爲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曆癸卯舉於鄉，公車歸，鍵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補順天府學教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十餘人。是年陞國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秉公執法。

潛菴先生遺稿

傳卷之三

三

多所平反。時南臯鄒公爲侍郎，嘆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歛，退藏真是歸根之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卽修學宮，鋤衙蠹，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頽壞，捐俸築濬，尤杜絕饋遺。有庫吏暮夜以金盃等物持獻，欲有所關說，而叱之，無以重法。於是群吏人人股慄，凡斷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賕，欲盡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碍官銀千金，亦不應。巡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搜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

可已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以孝弟謹厚。每遇豪橫不法事。輒爲之憤懣。至終夜不寐。嘗曰。凡做事只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爲之。打得不過。卽毋爲。唯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爲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叅堯華。余光祿化龍。皆以耆碩里居。相與聯席結社。碁酒娛樂。修耆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爲圖繪者。年七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累贈恭人。早卒。繼配孟氏。累封恭人。男一辰垣。生員。孫二。銘鼎。廩生。銘旂。庚戌進士。杞縣。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三

三

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曆以後。士大夫習爲驕奢。凌虐鄉里。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善張著。今考其行事。蓋真秉道絕欺。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恂恂善下人。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輒近儇薄之習。謂非公之留澤遠乎。余故爲紀之。使後進有所觀法焉。

傳中之意。總於論中發之。以勸以誠。

梅公

公澹素有賢稱。固足紀述。先生遠慮。尤不可涉。

樊隱君傳

樊隱君諱夢斗字北一號文成明崇禎壬午鄉貢廷試第二人嘗上書闕下請爲國家效力封疆奉旨報可稱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世小興州人明成祖時奉詔遷文安遂爲文安人高祖諱瑤成化甲辰進士筮仕浙川令爲刑部曹郎日逆瑾用事平反主事安奎獄面折瑾因忤旨酷暑跪午門三日會瑾敗轉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瑤生續續生潤皆長厚有隱德潤生效才萬曆癸巳恩貢入太學葉文忠公爲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三

手

大司成嘆賞其文與閩漳蔡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文縣調靜海教諭改建文廟多士頌服陞河南府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穎敏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嘗苦漢賦用事多隱僻爲之音釋句櫛字比展卷瞭如著中庸講義原性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泗真傳也當君應廷試時國事孔棘自以累世受君恩且才可濟時欲效尺寸力率同貢十餘人上書將受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

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襄
大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舉人王膺。其姪婿
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子翰同寢食。學
同師。兩姊貧無所依。生死周卹。不遺餘力。論者以爲
內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築城濬河賦役鹽鐵
諸大議。人所畏。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
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稱爲經國石畫。將上之朝。
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變。俯仰唏噓。旣力不能爲。
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栢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三

三

捫蒼壁。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
幽絕。詩成放歌。浮白慨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
翰曰。死卽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茲土者。指某丘某
水爲隱居。樊某遊釣賦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槎亭詩
集若干卷。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
今任睢州學正。以文章行誼著。

湯斌曰。余官京師。與同門文安高君遊。詢其鄉里故
實。輒娓娓談樊氏世德。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君先
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藏稿。復得讀其所爲樊氏家傳。

蓋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弘正之間。二百年來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古。博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無間言。若夫磊落大節。盱衡時事。鬱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識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息。想見其爲人矣。

逐段結構整而不亂。論感慨而多風。梅公

一傳嬾嬾煙靄隨風飄。結論則徵文獻而實之。歛獻以寄其向往。卽其人蓋可知矣。

潛菴先生遺稿傳卷之三

三

王氏五節烈傳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二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生員與齡之元配也事舅姑以孝聞崇禎丁丑與齡省布政公於武林病卒孫氏欲以死殉旣而顧念覯孤謝簪珥篝燈課讀俾克成立壬午十二月朔大兵破新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傳姆不下堂我未亡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于孺人隨侍御公與胤夫婦殉節之事時侍

潛菴先生遺稿

傳卷之三

三

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幅巾野服可畢此生無爲徒死也于孺人獨不言旣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兄弟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長子舉人士熊次子生員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

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嫺黨罕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守節十八年張氏卒又二十年高氏卒皆無子

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勲代著聲當代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闡範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節有以相感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則而侍御公歷官清白常巡茶馬鹺政稱廉仕矣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三

書

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立名砥節常壞於因循卽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焉

敘得纍纍如貫珠

梅公

如削崖巖壁直挺孤松令人攀附路斷

錯紉有法覺太史諸合傳猶有針線痕跡

廣西叅議戴公傳

戴公諱璣，字利衡，號紫杓，福建長泰人。父封奉直大夫諱焮，好義樂施，雖家世通顯，而布衣徒步，澹如也。公與弟璐，孳生有異徵，少力學，厭時文熟爛之習，爲文原本理要，涵演貫通，赫然有聲諸生間。弱冠領鄉薦，順治己丑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出納惟慎，辛卯分較京關，所得多知名士，權關淮安，持大體，不尚苛細，商旅便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廉靜自持，人莫敢干以私，權貴有忌之者，例轉湖廣按察司僉事。潛菴先生遺稿傳卷之二

整飭上江防道，時滇黔未入版圖，軍書繹騷，公按部徧履山川，得其阨塞要害，乃自岳州至嘉魚，立七汛，蠲俸造哨船，募兵巡邏，崔符無警，洞庭湖盜賊出沒，糧艘賈帆，時多不虞，公復設三汛，申明法令，湖湘宴然。洪文襄公經畧五省，統兵勦西山，羽檄旁午，公咄嗟立應，軍需無誤，而民不知兵。文襄公深器之，曰：此韓范儔也。尋遷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西寧道，楚民號泣攀轅，至遮道不得行，而封公計音適至，公徒跣奔喪，哀毀盡禮，服闋補廣西右江道，駐柳州，先是

東關土酋韋兆熊。土日龍苗黃周等。構亂日久。公宣
布德意。不旋踵投戈請命。嗣值大酋唐應元之亂。斬
渠魁梁邦傑。以殉。徭獠諸蠻。畏懷德威。頑梗盡化。柳
堡屯田。寄佃於民。旣輸軍租。復應民役。編戶苦之。公
爲申請督撫。具奏獲免。復修葺文廟。及羅池司。戶二
賢祠。柳人烝烝向學。遠近德之。公宦轍所至。多值繕
兵。庀餉。徭獠交雜之地。而寬猛相濟。先恩後威。無赫
赫之名。而能使反側歸心。蓋其本於學者深。非權術
以就功名者比也。會有裁併監司之令。因解任歸杜。

潛菴先生遺稿

傳卷之三

三

門却掃。足跡罕至郡城。課督諸子。教以忠孝大義。甲
寅。耿精忠反。臺灣賊據海澄。有言於公者。曰。盍一見
乎。可以免難。公正色曰。生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叱
去乙卯夏。賊圍漳州。時次子鑄爲海澄公禪將。守東
門。賊刦公至城下。使招鑄降。公厲聲大呼。兒努力。堅
守。勿以老人爲念。賊怒。牽之而去。城破。鑄巷戰死。闔
門爲俘。公曰。鑄兒死王事。吾無憾矣。丁巳二月。大兵
復漳州。賊遁去。公與子綱等。乘間扶攜入山。而元配
黃恭人。併諸幼子。爲賊執。赴臺灣。人以公且不能堪。

而公壯志不少挫也。戊午六月，海寇復犯澄邑。及長泰公再被執，渠帥曰：「嘔強老猶在乎？」今日順則生，不順則死。公慷慨曰：「吾年七十餘，死固其所也。」曰：「如諸兒何？」公曰：「兒曹死生有命，吾頭可斷，志不可奪。」目直上視，氣勃勃不可禦。賊本無意殺公，幽之密室，歷年餘終不屈。朝夕誦文信公正氣歌以自壯。一日，顧謂子銑曰：「吾久辱不死，何爲？」遂不食。數日後病甚，肅衣冠命銑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當爲厲鬼以殺賊。」因慷慨悲歌。大書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數字嘔血。潛菴先生遺稿

傳卷之三

三

數升而死。時康熙十八年六月望日也。年七十有四。逾年，耿逆伏誅，臺灣相繼歸附。子鏞以殉難，贈都司僉書。其孫灋以別駕謁選至京，敘公行事聞於朝，而睢陽同年生湯斌爲之傳。

贊曰：公敷歷中外，所至具有聲績。年七十餘已去官，而父子先後殉寇難，可不謂賢歟。公先世中丞，公當明嘉靖時治河撫軍，名業爛然。司馬公於萬曆間平岑溪府江諸蠻，功最著，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他如太僕之剛直，方伯之清介，皆有足多者。而公父子以死

事著勲名節義豈獨甲於閩南哉

前半平敘精神團聚處在死節一段○余昔筮仕
龍城爲公屬吏見其嚴氣正性知爲平原睢陽一
流至其撫循誘掖尤稱知己今讀斯文不覺動劍

匣書樓之感

梅公

敘事嚴愨行間時繚深冷語想見廣平賦梅風流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二

三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儵，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學生見之，輒爲歛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栢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我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古留講學於家。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三

三

者三月，旣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夜則更臥床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待筆劄。時四方遊徵君之門者屢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爲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聞

者。行。行。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微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爲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已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獨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違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子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三

四
單

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間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餗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罵。君怡然受之。婉轉爲弟致藥。餌

此爲九難。

飲食。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遂巡不肯受。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

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嚼嚼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其口。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幾困頓。饑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養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情。然驟。

潛菴先生遺稿

傳卷之三

望

遇此難。冀微倖。獲爲天所矜也。而不知己之憂勞。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其義。若君僑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於不自知有其身。憂愁况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用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

鼻流涕者而况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
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
夫。

前因鋪敘過多骨氣未振後矯矯不羣

柳公

苦雨淒風猿腸鵲血讀之使人嗚咽流涕

狀君僑形神宛在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三

望

封庶吉士李公傳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父念次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爲文不假繩尺。奧淹閎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海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間。往往不能自保。公獨聚宗黨。擇山中高阜。鳩工築室百堵。守禦具備。巨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條。鄉里訖效。奉約東遠。近賴以保全者甚衆。鄉人有淪於賊者。傾貲贖。

潛菴先生遺稿

傳卷之二

望

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乙未。家陷於賊。仲兄雅稱武健。持矛薄賊壘門。竟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槩戶却掃。藏書數簾。幸無恙。詮次點定。課子弟誦讀。聲琅然。達丙夜。今學士其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還里。修宗祠。定春秋祭期。遠祖墳墓久湮沒。荆榛間。

此人所難

始不可考。公按譜牒。徵隣翁。搜而得之者。凡四焉。更修緝家乘。訪求先世贈答遺文。凡所以爲祖考計久遠者。靡不殫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

士讀中秘書。遇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幾，滇黔告變，八閩相繼逆命，阻絕聲教者三年。學士抗節不屈，王師南下，聞關遣使具蠟丸密陳道里險易，進取機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稟公之教多也。

士以學士忠貞懋著，特晉秩。命入都陞見，公促使叱馭，而學士念公年老遲迴，久之不得已後行。至福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絕粉華，嚮慕往哲，時有心得，與理學語錄默相契合，故能踐履篤實，大節不苟如此。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三

四

年六十有七，子四人。學士名光地，次鼎徵，光埏，光坡。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浩博淵通，而持守堅定。一遵程朱，不爲世儒游移之說。與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有自矣。當學士之奉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

此爲尤確

察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已老病故外示矍鑠而私語其室曰：度子行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勗，一然諾不敢宿。况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

海寇突犯，依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以爲天塹，不可飛度。學士奮然墨綬，誓旅鑿山開道。仰請王師，椎牛醜酒，士馬飽騰，造舟爲梁。一日夜搗其巢穴，賊以爲自天而降，潰敗不可復支。盡復兩郡還之。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至尊嘉嘆，壯猷行將倣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庸。此固所以成封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之。

潛菴先生遺稿

傳

卷之三

墨

不屑屑摹古人，亦自暗合其筆健也。

梅公

敘次不苟，論極合史法。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保定陳公諱寔字郁文少穎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九補郡諸生累試輒居甲等崇禎乙亥畧倣鄉試例特行拔貢受知介休閻先生益好學不輟

皇清定鼎選知睢州睢自流寇殘破繼以河患城郭

實錄

丘墟田土蒿萊公至寄寓民舍布袍蔬食招流移勸墾荒詢問疾苦煦煦如家人狀延請文士立社課藝暇時輒與飲酒譚詩娓娓忘倦嘗省耕匹馬行鄉一吏持印囊老卒前導而已撫接文章推薦奉

潛菴先生遺稿

墓表卷之三

四

旨旌廉膺白蠟之錫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去之日睢民攀轅遮留至數日不能行爲立碑父老見之至流涕延綏邊地民强悍難治公持已儉約如睢時而不畏疆禦署道篆省冤獄申邊禁兵民安堵丁母孫太宜人艱扶襯歸里行李蕭然惟圖書一篋老僕二人跨驢隨行逆旅咸爲嗟嘆服闋慨然曰昔年捧檄而喜爲親在也今胡爲乎遂不起僻巷數椽以授徒爲業薄田僅足饘粥戴笠坐柳陰與村叟譚說桑麻不知其爲官人也二三知友至輿論經義酒後賦

詩天眞爛熳。旁及小詞落落。有宋人風致。不自收拾。門人手錄得數百篇。配某氏子三人。繩武繼武。紹武能世其學。以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三。當公之治睢也。余應童子試。公獎拔冠多士。語人曰。此生當聯第。然疎直非善宦者。旣而曰。急流勇退人也。余別公後二年。捷南宮。授館職。年三十。以病請休。林居二十載。與公言若相符。今起自田間。濫克明史之役。然近年懶漫益甚。行將乞身。不知能終不負公之言否。一日。文字之知公。何以相識之深耶。公

潛菴先生遺稿

墓表卷之三

望

旣葬。其子繩武。衰經至京。請表公墓。余旣感公之知。又繫官於朝。不及拊棺。一慟爲恨。乃不敢辭。敘次公之行事。不敢用浮詞。以負公。蓋公治行無愧。朱仲卿而睢其桐鄉也。家居彷彿柴桑徵君焉。後之人過公之墓。當憑吊高風。低徊不能去也。

極似孫樵紀事

梅公

無一節語而公循良之績令人如見。一言之知先生念之不忘。足徵厚德。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初就外傳，則聞郡中有了疑吳先生者，中州名儒也。卽欲負笈往從，而先生棄世稍長，與先生冢君冉渠同研席。壬辰同舉南宮，賦詩論道，相得甚歡。平居道其家世，數數稱大父幼兆公之賢，與大母魏孺人之節，輒嗚咽霑襟，不能自己。幼兆公篤學好古，僅以博士弟子終，年止二十有六。葬大麓岡祖塋之次，魏孺人守節三十六年，壽六十歲卒，會遭變亂，權厝故宅，不克合祔。至康熙七年戊申春，冉渠自京口走使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哭

持狀請曰：先大父去世已七十載，大母去世亦三十載矣。中間滄桑變故，誠不自意有今日。今十三月乙丑，奉大母柩合窆於大父之阡。洪又羈勒王事，不敢以私情請，使子弟代襄大事，惟是壙中之石，不可以無銘。銘之莫如子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公之懿行，然讀冉渠所自爲狀，與平日所稱述者甚悉。又孺人節行考之，令甲當膺旌閭之典。適際鼎革，未有以姓氏聞之於上者，則紀述以詔來世。固余之任也。其何敢辭。公諱與黠，幼兆其字，先世籍晉之洪洞，明永

樂聞始祖諱誠徙睢陽遂家焉五傳至諱孜是爲公之高祖曾祖諱良祖諱將仕考諱待價娶袁孺人是生公公生而穎異七歲讀尚書及長善屬文不假繩尺而汪洋演迤有大家之氣督學使者按開封拔置祥符縣庠祥符爲中州首邑試者常千人公屢試輒居高等一時名聲藉甚矣公宅在濯錦池上而文昌閣前有別墅東望駝峯南眺襄臺地頗幽勝公鍵戶其中圖史充几危坐靜對時時至丙夜猶燈火熒熒弗息也經書之外左傳國語老莊太史之書皆手錄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晃

評次探究源委採擷菁華論者以爲與鹿門月峰相上下云又精書法鍾王虞褚歐顏蘇米諸家墨蹟無遠近必購求臨摹毫髮畢肖乃已。是時公方弱冠蓋將進於古人之域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數年而讀書益自刻苦。人皆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病竟以是不起。魏孺人雍丘名族十五歸於公公之歿也孺八年方二十四贈公方五歲耳公祖父母皆在孺人上奉尊嫜下撫弱子蠶筐紡車以供晨夕舅姑相繼卽世經營喪葬戚不廢易伏臘祠蒸手撫贈公泣

然淚下贈公入庠。文聲日著。人且以公之鬱而未施者當發於其子。卽孺人之志亦庶幾可以少慰矣。無何贈公又奄然長逝。嗚呼可悲也已。弱孫筑筑無依。家業漸落。又值寇氛。倉皇避難。憂悸感疾而卒。嗟夫。世之學者。剽竊補綴。浮華無根。六經諸史。茫然不知其原委。而身都通顯。富貴赫奕者。何可勝數也。如公篤志古業。使學成獲用於世。必有大異於今之人者。而鬱鬱不得志。年未壯而身歿。孺人苦節終身。死喪患難。無不備嘗。而哲嗣不得奉柩。以老。有歐陽太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五

夫人之節。不饗文忠之報。所謂天道不可問矣。乃今再渠登甲科。佐名郡。文章滿節。爲海內推重。四方人士言學者。必曰中州吳氏。諸孫森森。玉立。舉問霞起。然後知蓄之厚者發必達。造物固有深意也。嗚呼。仁者必有後。於今益信哉。公生萬曆三年某月日。卒萬曆二十八年某月日。孺人生萬曆五年某月日。卒崇禎八年某月日。男卽了疑先生。諱斯信。庠生。贈推官。娶秦初許公女。封孺人。孫男四。洪進士。鎮江府同知。際隆。增廣。生代。訓。庠生曾孫七。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震元字伯彥一字彥公睢州人嘉靖癸卯舉人東阿縣知縣諱誥之曾孫隆慶辛未進士大理寺左寺副諱舉廉之孫贈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諱夢日之母湯孺人生彥公甫七歲而孺人卒彥公少具才藻踔厲風發伯叔兄弟負文名者甚衆而

彥公尤表表云爲諸生

論彥公處錄兩不爽

不能俛首帖括就舉子尺幅

好讀左國考工楚騷史漢之書陳明卿四部奇賞出獨深嗜之伏卷誦讀不輟爲文初學孫樵劉蛻改而

潛卷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五

爲燕許後稍稍規摹韓柳得其大意不求畢肖晚年間倣元結頗峭拔有奇致歐曾文雅非所好余每稱歐陽文忠公文彥公因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同時獨心師石齋黃先生無論制義策論碑銘記述多方購求繕寫丹鉛未嘗有遺爲詩自出杼軸不拘一格近代所謂北地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問也寇變後遊棗強歸其詩悲壯蕭涼晚年村老疎宕近陸務觀明崇禎己亥開拔貢依鄉試例而減其一場彥公文爲成寶慈公所賞廷試入都與金忠潔公共研席

詩附

爲相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爲海內所重。每亟稱彥公。故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午棘闈。移蘇門。彥公偕其。侄陞對。行各爲百泉賦。辭采雄麗。登孫登臺。醉桃竹園。歌罷長嘯。聲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後屢試輒報罷。每遇秋闈。策蹇赴汴。費酒良岳。繁臺。憑吊信陵。君侯。羸澆酒。杜甫高適廢祠而還。不作遇合想。庭中怪石數片。老樹桃花。參差映帶。茗椀藥臼。意况蕭瑟。所謂松青堂也。更闌燈灺。伸紙滌硯。作蠅頭細楷。臨文浮一大白。落筆若風雨。腕不暇停。頃刻數千言。拍案高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二

壘

叫曰擲地。可作金石聲。但恐腕折。何雜及易卜多奇中。時時寄與六博。以抒牢騷。非真好也。見人無少長。煦煦親愛。不爲崖岸。遇親識。尊行恭敬盡禮。其弟一爲江寧別駕。一爲農部郎。出守韶州。雖情懷繾綣。終不一過其署。高風雅度。殆古隱君子之流歟。余自移病歸里。同人零落。惟彥公往來過從。譚詩論文。相得甚歡。今出門漠然無所向。此余於彥公之歿。不禁流涕霑襟也。君生於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卒於康熙九年八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

徐氏先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卜葬於睢
城北澗岡之新阡子爾轍爾軾俱先卒孫居易居廣
曾大升二升

銘曰譬如木焉或爲匠石所斲而爲棟梁或輪困離
奇而老泉石之旁不可謂棟梁之巍如而嘆泉石蕭
涼也嗚呼如君之才而止於斯睢水之原松檜蒼蒼
後有好古者過之當駐馬而徬徨

因彥公好孫樵劉蛻而此文亦酷似樵蛻幾如東

坡之效敬輿

梅公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書

文亦嶮崎蕭涼足餉彥公而微婉處尤須深會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洪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人
明初遷睢州居大麓岡高祖將仕曾祖待價祖與黠
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勿兆先生者也父斯信
博學工詞賦以公仕贈文林郎廣西潯州府推官母
許氏封太孺人公賦資穎異好爲深湛雄偉之思十
五習詩賦清詞麗句往往驚其長老爲制舉義不拘
尺幅落落有奇氣贈公卒家業中落事太孺人備盡
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爲人所難補寧陵庠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二

七

諸生屢試高等嗜讀書日記萬言喜怒窘窮患難流
○極○能○學○再○家○生○平○之○要
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匿荒蓬斷垣中生死倏忽

猶暗誦不休秦漢金石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
然自得若平常淺易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鮮藏書
聞旁郡舊家有異書數百里徙步往求之累日夜抄
寫盡誦乃已持論俱有根據未嘗特創一說讀書旣
多時出其新奇者資譚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詫爲
語怪或操論闢之公不與較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
辰中會試不就延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曆

法律呂音韻易占勾股筭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
精請戊戌入都問曆法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
窮思幾廢寢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京
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多封
疆大案公聽之爲求生路不得則坐卧不安嘗舉歐
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言自
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仁人也而不能活
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風力公力爭之
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蹈萬里煙瘴地謀升斗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奕

祿一掛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公愛惜士人若有大
奸惡某亦安敢隱哉巡撫感公真誠嘆爲長者察潯
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公民朴事簡無學士大夫
遊處惟讀書以自適往來省會山行水宿蠻煙瘴雨
誦讀之聲達丙夜家園萬里宦况冷絕幽憤無聊一
寓之於詩自粵西陞同知鎮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
公職海防應一切爲之綜理時方視爲利藪公悉推

讓同官故廳事寂然雅重學校賓禮寒素市書萬卷

與文士校讐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譟

胥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衝邑。驛費浩繁。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疎。鐫二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任皆善屬文。構書屋數楹。寢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爲常。與二三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泊如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伎。點拍失度。卽笑語喧闐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龍虎經。參同契。諸書塵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爲之洗滌。筋髓丹學秘訣。悉傳人間。海內好道之士。當有知其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三

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爲宗。近體初專師少陵。後遍究四唐。含咀菁華。歸詣自然。論詩上下古今。升降正變。可出鍾嶸上。其辨議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爲彷彿鄭夾漈云。偶爾撰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凝注。稿必數易。常有一字未妥。一韻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不知其謹慎。如是獨不喜爲酬應之文。如序記碑銘之類。爲人所強。偶一爲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深談。余謂以君異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

盡發所藏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矣嗚呼惜哉公平生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有友被誣幾罹重典公爲之遍謁當事傾身營救事卒得白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不相識更爲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真古人哉余求於天下存往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輒不及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之庭雖其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尙若有進而未已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能自止也今其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吳

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報吾友而存其篤信之志云所著兩蕉齋詩集選詩定論唐詩定論律呂正論叅同契正論陰符經正論龍虎上經指月入藥鏡圖說睢乘資睢陽人物誌兩蕉齋雜錄道言雜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氏封孺人子二學顥廩生宗頤國子監監生沈宜人出孫元復宗頤出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大麓岡先

塋之次

銘曰。羽陵宛委。搜秘笈。續遺補。正人莫識。結繩掌故。
羲皇畫地。負海涵驚。奇特鏗鉤。震耀貫冥。曠揚風。屹
雅追三百。胡不廢。颺丹陛。側百年禮樂。會生色。功名
遺愛在南極。灘江之水。何混混。北固山頭。一片石。至
今父老淚霑臆。鄴架縹緲。存手澤。有子文章。壓元白。
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冉渠爲先生石交。其出力摹寫處。兼昌黎之誌子。

厚廬陵之表曼卿

梅公

以讀書深思爲欄柵。反覆極其所至。伯其紙土呼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堯

之欲出。能以尖刻益三毛。雅筆更屬可欽。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嗟嘆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勿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辛

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旣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劭真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纒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

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

補庭此如子貢兵食之一問而先生之答也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

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

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兩

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

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

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証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

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

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

潛菴先生遺稿墓誌卷之三

奎

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

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為監軍

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雷

共勦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

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

閩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

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橐餽且告之曰

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

嚴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為之寄頓左嘗

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畧畦考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闔知闔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卽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興晉陽之甲閭夜遶御床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奎

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以時炤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權秣辭致權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峯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

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所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國朝順治初。

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關。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遺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騶從。潛菴先生遺稿墓誌卷之三

奎

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卽疾病未嘗有情。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疊疊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

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
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
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

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

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

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

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脉非語言文字

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見言已卽在人上見言

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畜

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

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

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

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

若干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

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

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

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買買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

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凝道之君子何疑歟。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闡德丙辰。先生下第。槐孺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卽終身不第。吾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釀金救左魏。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奎

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撫前子同已出。事槐孺人母如已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恩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博雅。韻雅。尙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瀾。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溶生員。淦舉人。淳生員。漢。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柎。用桓。用模。用楷。用樞。用楨。用幹。用樟。用柱。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燿。娶聘皆名族。孺人原葬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

墓。夏峯東阡。今移祔。

平日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
江村志紹濂洛奧旨微言開闢放鑰窮理盡性本於
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卧蘇門韜光歛耀安樂
窩叟千載同謝叢叢夏峯萬仞其高攀援莫速仰止
爲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有敬事亦有議論巨細畢舉而着眼在爲學一段

梅公

兼綜條貫標舉每極歸趣斯獨知之契也學者進
得一分方可見一分好處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三

前兵部尙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尙書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村之阡少保劉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冲等改葬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編修椿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冲敘改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爲序余未學僉陋遠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二

三

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復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畧乃不敢辭公諱鏡心字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淑人公天啟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泰興以治行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理調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爲兵部左侍郎以薊遼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尙書俄福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弘光立詹事漳浦

黃公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黃公不能安其位公因避去

凡依生不官階進退下乃逐地

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

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畧其

令泰輿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家爲

給事當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臣下錮

習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尙操切僉人窺伺

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止人旅進旅退不能盡其謀

真奇

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約請上靜正自

時對症之藥

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一青輒棄更欲臣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袁

下破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平之治慎刑罰抑蹀

競嚴保舉以課成功行蠲恤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

任樞輔侃侃萬言皆切中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至

擬之魏徵十漸也譏訕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政府

曰至上嚴則宜佐之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

境不戒過在將領文法交詆大獄繁興至使八座一

空袞冠囚首猶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

韙之會大風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雹

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

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
劉策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
部尚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堇爲背公黃緣指斥尤
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紬也掌大計時閣臣溫體仁
有所屬意公陽爲不喻曰吾不能代執政報私怨以
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爲上所信不能間也禮部
議舉謚典訪冊至七百人公上言謚法寧嚴勿濫因
列陶安方孝孺鉞李已等數人上嘉納又請出御
史兵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兵未幾范公以閣臣殉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堯

國而吳公亦以薊遼死事世益稱公爲知人其總督
兩廣也濱海數郡爲島裔窺伺蠻戶豪姓與之交通
公旣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
賄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明部民之戕土官者規畫
畧定無何楚寇圍韶兩粵騷然公遣將却之寇據郴
桂之間高獠紫獠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
且百年公以爲非大劍不可奏請合沅贛兩撫會勦
上以賊實在楚容兵功當倍論公聞命誓師購獠獞
遠偵探嚴壁壘蒐討軍實久之沅贛兵始集公命粵

兵批堅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
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穿獸一舉可盡也
楚寇卽粵寇何疆域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
藍山入扼其咽喉王簿峒最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
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翼
夾攻紫源亦定是役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三千
釋其脅從流亡來歸雖號爲三省犄角而先登奪隘
粵功實最時武陵筦樞曲庇楚撫公僅賜級資金幣
而已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旨不信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卅

公曰吾知平賊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構兵公上言
帝王詳內畧外當慎守關隘兩存而弱之廣西巡撫
林贊請存莫圖黎已有旨報可公謂制外之道宜彰
大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懷遠人也因輯馭交紀
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爲然勅公便宜從事卒如公
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與崖州英乳建署
設防立學置師使黎人子弟皆通孝經從來所未有
也公爲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用智勇兼
施凡所以爲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

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獄中晨夕。黃公寄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臣多生平故交，感舊懷忠，作前後九哀詩弔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翱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鍾元先生往復商確，逍遙泉石，自稱雲隱居士。元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令終，儼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七

曆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累封淑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德，相成爲多。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六，泐官生，泐歲貢生，秦淑人出，潛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衍廩生，冲副榜貢生，李淑人出，澣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鞞，李淑人出，孫男十三，槐韓廩生，沉子，楓益，榆漢，泐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柳璟，橋恒，俱庠生。

潛子楠、遺衍子樽、崑樾、康冲子柚、雲滯子餘、尚幼、曾孫丙謙、庠生四世孫一賜、講。

銘曰：行山鬱峙，漳水迴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侃遺直，梧掖垂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百粵蠻方。甲兵胸貯，嶺霧開張。薄伐楚寇，鉦鼓聲聲。緩帶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蜚戶春耕。何不中原滅彼梟擒，蹇蹇勞臣。鬢髮如雪，入佐中樞。朱弓玉節，晚年雲卧。夢寐羲皇，象賢接武。奎壁烺烺，歸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二

三

文法從昌黎，董晉行狀，韓弘神道碑末。

儵公

規模宏遠，指畫精詳，故篇幅雖長，而神彩奕奕。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余同年友施君闈章字尙白文章行誼高天下然少孤叔父砥園先生養且教之尙白歷官中外所著聲績嘗語人曰此叔父之訓也以此海內士大夫無不知砥園先生之賢余昔家居時尙白自京師南歸枉道視余余欲少留爲一日觀不可得曰夜夢叔父爲之心動歸家十年不復出戊午應

召入都與余數相過從語次輒忽忽不樂曰余叔父年七十餘矣疾病侵尋常慮一旦不得奉終事也輒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壹

泫然淚下無何許至尙白方奉修史之

命不得歸號泣不能自止旣乃畧次行事隨書隨泣以至於病扶掖至余寓再拜請余銘其幽宮之石尙白交遊中操文章之柄者指不勝屈而獨以見屬余何敢辭乃爲序而銘之按狀公諱譽字次仲砥園其號也世籍宣城曾祖諱志和祖諱尹政並有隱德考諱弘猷以理學著世所稱中明先生者也中明先生二子長贈朝議大夫諱某次卽先生贈公學行純備兄弟友愛最篤贈公歿先生喪祭盡禮事母吳太孺

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畧。爲文敏贍。下筆滔滔。數千言。用七藝。受知督學御史。補郡諸生。每試輒甲。等而數困於秋闈。崇禎庚午。已中毅矣。坐一語見擯。時論惜之。好爲詩。不尙雕飾。而嶮峭歷落。風格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都御史念臺劉公爲序之。且曰。次仲言有本而行有式。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固已不朽矣。其見稱於先達如此。申明先生當明神宗時。與焦文端鄒忠介諸公。講學東南。其時龍溪盱江之學方盛。學者率以超悟爲宗。乃獨憂其流弊。立說主躬行。不爲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二

十四

過高虛無之論。至其真誠惻怛。視萬物爲一體。則與盱江有相默契者。郡有同仁館。雲山書院。皆其講學處也。先生於兵亂後。修復舊規。偕諸生習禮其中。時時稱引先訓曰。先君子以躬爲教。吾不能及萬一。然願與同人。勉之。與人交。洞見底裏。聞人一善。喜若已出。至其所。不可正色譙讓。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歲饑。節粟以贍族人。率舉家噉粥。十旬無倦色。助婚喪。置棺。瘞殮。羣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有無不責償。固其天性。近厚。或亦本申明先生之教。而力行之者。與

尙白初登第時有於祖墳後開穴欲壞其龍脉者鄉黨皆爲不平先生曰渠自喪心耳吾家世有陰德寧盡賴風水耶竟置不問海寇陷京口入寧國鄉里三籍子欲因以爲利聲言施提學叔厚積可令出餉禍幾不測蓋是時尙白督山東學政云會賊敗去其人惴惴懼報復先生曰此輩足相校耶終無一言此二事宜城人人能道之以爲充人所難也尙白幼羸疾先生嘗手抱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涕淚霑衣在官時慮其善病好苦吟嘗望其來歸爲構待歸之閣

壹

墓誌

卷之二

潛菴先生遺稿其見至性異人作倚門之詩尙白每言及此淚涔涔不能止也所著

詩二卷尙白刻之京師公生明萬曆壬寅五月二十

六日卒於

皇清康熙己未正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馮氏子

三閩嚴郡庠生馮氏出閩阮邑庠生側室陳氏出閩

毓側室韓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雙溪之阡

銘曰宛水如虹山如蓋風土清淳濬發大世有哲人

德未艾紹先起後惟君在惠及閩黨存遺愛講堂復

起儒行賴猶子文章擅昭代白虎譚經家學邁有崇

者丘雙流會松栢九九過者拜越惟奕葉長無害
其佳處在一二點染所謂間中着筆法也 梅公
較萬石君傳而多文采似曼卿表而饒溫淳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三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之士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視之。握手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歎。歎不能語。既卒。葬。且有日。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閏章。字尙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大父鴻猷。明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二

七

萬曆間。遊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爲東南人士所宗。父督。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砥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遊。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遍遊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服除。

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諸卿大夫素以公嫺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矣當是時

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尙書郎資望深者御試高等乃

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其應御試也大學士安丘劉公實薦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夫

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爲兩難秩滿遷江西布政司叅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僞諭令輸租而遣之因遍歷崇山廣谷間作彈子嶺大阮嘆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

今之元道州也。暇日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遊賦詩者。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旰江嘗爲寧國守。以和易得民。公大父實服膺其教。公之爲政亦畧相彷彿。而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叔父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志。又十年。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

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自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七

譌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及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己。遇羈人才士。矢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死喪困厄。振卹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力編摩。出則應酬賓客。又砥園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恒忽忽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爲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也。

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克

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而不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敘。乃事未竣而遽歿，不但平生交遊之情爲可慟，而

國家失此良史，才爲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歿後友人檢討高君脈爲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全

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人。副室蔣氏，徐氏子。二彥淳，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惠以行仁。志希先民，質乎絕倫。養其和平，發爲菁英。金石墮墮，大放厥聲。敬亭如蓋，宛溪如帶。九九松檜，勿剪勿拜。維茲幽堂，哲人之藏。青鳥告祥，奕葉其昌。

極意摹寫處，獨見筆力。

梅公

其用意處，窮折數言，遂使端素中烟波無限。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計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據其生平所蘊。必大有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

嘆也。冢嗣延禧。卜葬且有日。迺奉其王父封公書來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全

京師。以隧石誌銘爲請。余不敢辭。据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曆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卽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日。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

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已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

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避之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

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詔欵內逃人

窩主于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全

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鑄烈日之下保無暈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勅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早慶生全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悻直僨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

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

其志亦足彰

至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子厚敷對稱旨。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論。蓋見知於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鼓者。再晉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叅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髮鬢大用矣。壬戌五月。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全

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魏公以年老辭。則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陛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楊。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其勤慎如此。甲子冬。遇覃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爲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從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

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誠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如此類甚衆，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某原。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當

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楛枉言路，羞蹶躓，位躋奉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嶽嶽後億千年，視斯碣。

近之爲古文者，將震川集、虞山初學集、博稽無完。

膚如此，何嘗傲某家而落落自合。

梅公

鉅麗嚴卓，想見端笏捧白簡風塵。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浙有隱君子余君爾章以仲子翰林院庶吉士泰來
遇 覃恩得封如其官今仲子拜監察御史而君以
老疾卒於家計至御史擢躡長號勺水不入口者三
日京師士大夫聞之走相弔越七日御史徒跣至予
邸舍長跪號曰不孝泰來孤矣方不孝需次里門依
依膝下更寒暑先君子趣裝就道誠以服官圖報稱
不孝奉命行先君子方隄飯不恙也抵京除日且下
聞先君子病則擬請急歸省無何而凶問奄至矣痛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奎

哉今不孝奔喪將卜葬惟是幽宮之石敢徼惠於先
君子而賜之銘不孝死且不朽予愴然歔歔久之蓋
人子之善譬諸醴泉芝草其來有自觀御史平日行
已與今居喪盡禮如此卽君之生平可知矣故不敢
以不文辭據狀余氏爲宋丞相忠肅公端禮之後其
居東浦村自提舉良齋公始良齋生某某生某某生
立政代有隱德立政字華南君之父也君諱維字爾
章事父以孝聞少時讀書有大志治毛詩有聲里中
所著詩古文暨注解毛詩里人傳誦之然數奇會嶽

路敘次錯落古雅

考下世遂絕意仕進而喪葬祭祀悉稟朱文公家禮
盡誠備物皆可爲鄉里法事母趙孺人先意承志得
其驩更置產以贍舅氏念祖若考單傳再世遇再從
兄弟殊厚也東浦余故著姓而產業薄厚嘗不齊其
貧而租賦殿者櫬久淹者婚嫁乏具者咸仰給君所
往往需足焉而自處常節縮甘菲薄飯糲茹蔬布衣
芒屨有委巷中人所難者會歲荒則領困粟設糜粥
於路以哺饑人又嘗憐寒人子久負不能償輒爲焚
其券諸凡橋道修築率捐貲爲里人倡里人以是稱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卷之三

全

余君長者卽暴客兇人過門搖手戒勿入而豪少年
忿爭詬誶望見閤開輒媿悔去當是時論者比之陳
大丘王彥方矣君蚤歲舉子泰徵督課良苦日服田
力穡乃亦有秋家世啣晤鉛槧兒其爲蓄畬乎泰徵
貢入成均久未第而晚年見仲子鵠起弱冠舉於鄉
以禮闈第三人成進士讀書中秘當是時北望京華
之意情以入嗚咽陶陶自適也然慮仲子年方少數遺書訓誡維謹
聞仲子欲省觀輒舉柳宗元思報國恩唯有文章語
馳止之比仲子聽除臺諫里居也不以晨昏色養爲

喜而時時稱漢汲黯唐陸贄立朝大節以勉其樹立
於當世。噫。績學砥行。厚積而薄發。要以忠孝仁讓之
澤保艾。爾後其亦可謂賢也已。東浦余氏既單傳兩
世。至君乃有賢子二人。孫曾男女。螿螿繩繩。且數十
人。未有艾。易曰積善餘慶。有以也夫。君生於明萬曆
己酉十二月十四日。卒於 皇清康熙二十五年丙
寅九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配丁氏。封孺人。子男
某。以某年月日葬於山陰縣麥塢山之原。

銘曰。山蒼蒼兮。厚以蠱也。水泱泱兮。清以曲也。沒藏

潛菴先生遺稿

墓誌
卷之三

全

於斯兮。生所卜也。宜爾子孫兮。荷天祿也。億萬斯年。
眠厥辭兮。尚知生平之行篤也。

純用議論有一唱三歎之致

梅公

峭勁中有啾緩演迤之致原本孝慈忠愛尤爲知

言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祖契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爲滁州來安縣
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陞昭信校尉
廣東神電衛百戶子諱銘調中都雷守司金川門百
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睢陽衛前所
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署衛事才畧甚著英生諱卿
平巨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宣府定亂汝南所
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騾騎將軍中都正雷
守於先君爲高祖是生岷州守備公諱易居官焯有

潛菴先生遺稿

行實
卷之三

六

聲烈岷州公二子長諱希韓肅州叅將仲諱希范以
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爲
庠員性寬厚口不言人過嘗之荆楚適其地大稔捐
貲施粥全活數千人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固甚
衆也初娶徐孺人繼譚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
人生府君兄弟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
毛詩精通大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
表先大父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爲文峭
健有奇氣應試爲督學昭度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誥

生時先大父年七十餘嘗臥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藥傾貲延醫顧天請代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先大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誠信鄉黨翕然稱之窳窳甫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勢橫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負郭之田園一旦盡爲奪去府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寃走愬上臺侃侃不屈輿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也意不能無偏重府君平立睨之曰明公奉天子命代狩中原寧爲同年來耶吳公奇其言降階謝之司李萬公元吉

潛菴先生遺稿

行實卷之三

允

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下而後行然家業蕭條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爲閭閻舊族恐貽弓冶羞爲不孝斌延師督課手抄左國公穀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諸書分其句讀正其韻解授不孝斌午夜燈火熒熒不熟不休曾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爲之痛時不孝斌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爲士林宗

府君廷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禮甚謹不孝斌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今命式好賢重禮其終必顯時府君卽貧困而施濟未嘗少倦冬月雪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腐敝府君解衣裘贈之楊生故鄴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贈遺獨數數受府君餽語人曰湯公君子也故受之且見身分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

湔熾饑饉頻仍蚤夜經營備盡色養事兄賁皇公甚恭謹賁皇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爲具饌

潛菴先生遺稿

行實卷之二

卒

使得專志下帷不爲室家累心姊遘危病迎於家親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內行之謹蓋人無間言云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園遂爲戰場府君冒險躬輿大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顛沛流離所以怡顏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難先伯父遊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呱呱撫恤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殮搶攘之際奉柩與先大父合柩繼有先伯母喪竭力殯葬亂離中真嘔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訓孔公病故

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婿。資奩如禮。時值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彭蠡。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贖回。爲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同胞兄弟。所存骨血。惟此府君。每一言。蓋未嘗不淚。涔涔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篝燈市書。以課不孝斌。誦讀爲事。曰。我備嘗艱辛。不以爲恨。振先人之緒。惟汝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識之。不敢怠。戊子。幸叨鄉薦。已丑。捷南宮。壬辰。廷對。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正當肆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畧。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儉以養德。各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脚根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書訓戒之辭。皆類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未。遵

召

潛菴先生遺稿

行實
卷之三

七

見南苑

天語溫然。且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以對。知

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恪供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

世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來非就養也。觀汝之爲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

君恩深重。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懷

潛卷先生遺稿

行實卷之三

三

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爲此地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卽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伏道左。府君反覆叮嚀。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真令人一追憶。一嘔血也。丁酉。恭遇 覃恩。封府君爲中憲大夫。陝西

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恩榮。而自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輒身任之。睢城自闖寇折毀。繼遭河陷。時州衛分壤。郡守屢議修築。而衛中有欲竄報大戶。借名科歛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

爲力役之征。衆擎易舉。衛帥忿然見於詞色。後衆論僉同。卒如府君之議。城甫畢而隣封盜起。遠近洶洶。官府下令督民防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使之先困。非計之得也。偕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州額協宜溝驛站銀。而錢塘則協吾州。錢塘以隔省。歷年不應。而宜溝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寢不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避。他如減柳稍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担承。蓋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修文廟。刊郡乘。潛菴先生遺稿。行實卷之三

請釋滯獄。禦水賑荒。諸善事尤爲彰彰。高祖塋墓。年久不無荆榛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臘。拜掃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爲讌。仍獎其孝弟勤儉者。而責其不奉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中惟叔祖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侍立。禮節惟謹。家有旨蓄。必先進叔祖。叔祖亦怡然。至府君第。或竟月忘歸也。平居嘗語諸子弟曰。吾家無甚疎族。自曾祖惻然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塗人。此蘇明允之所嘆息也。嗣給困乏。或粟米。

或布帛。歲以爲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平生英偉倣儻。洞晰世務。遇大事。衆人錯愕。不敢發一語者。府君片言立決。卽之溫溫。然初不見有峻厲之色。與鄉中父老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儉。間命巾車遊東郊之園圃。時花種竹。怡然自樂。人以爲有香山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禮。採輿論聘府君爲大賓。府君固辭不獲。凡三與賓席。園橋觀者如堵。咸嘖嘖贊嘆以爲府君克光大典云。己亥。不孝斌量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患便血之症。

潛菴先生遺稿

行實卷之三

蓄

神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懇限迫切。府君勉令就道。啣淚拜別。自此府君雖勉爲笑語。念斌遠宦。實多憂慮。又值中子之變。哀痛過節。其病日深。斌在虔聞之。亦感危症。堅志請告。幸蒙 題允。府君聞斌歸。喜見顏色。病漸愈。曰。我不幸蚤經家難。繼遭寇變。盛衰感懷。骨肉傷心。五十年中。言之令人歎歎。今幸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體氣稍健。父子聚首。園耕東臯。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嘗錄馬援柳北戒。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歲。學庸論語。皆口授。病中猶

手抄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爲勞也。不孝輩日侍膝下，以爲可以承懽百年。孰意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嗽稍定，不孝輩私心禱頤，以爲庶幾痊可，而氣息漸弱，卒至見背，嗚呼痛哉！彌留之際，猶以斌硯執不能合時，斑年幼未能成立，爲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盡而心無窮，言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屠割哉！嗚呼痛哉！天乎，何不殞滅斌等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府君生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

潛菴先生遺稿

行實卷之三

壹

於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配我前母劉氏，僚員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啓二年壬戌六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誥贈恭人，廩員公諱尚敬女，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寇變殉節。巡按御史李公燮然題請奉

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事具祭酒。吳公偉業，修撰鄒公忠倚，皆中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一月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

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光里女
子二長卽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叅政娶
馬氏封恭人庠員公中駿女趙恭人出斑聘廩員袁
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三長趙恭人出次三軒孺人
出孫男三溥澹沉孫女二俱斌出今擇康熙四年乙
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於城北十五里澗崗東
南之新阡苦塊餘息語無倫叙惟大君子哀而賜之
琬琰先府君歿且不朽卽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
之恨亦且不朽

潛菴先生遺稿

行實
卷之三

矣

忠孝之性發而爲文言與淚俱

梅公

哀慕酸楚激而爲音不可以文字論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先妣姓趙氏。外祖廩員公諱尚敬。外祖母褚氏。世爲睢陽名族。以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先妣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幼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外祖母棄世。哀毀備至。十七。歸於先君。四年生女。又二年生斌。是時先大父母春秋高。大父常病。先君晝夜侍側。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先妣治羹粥。奉湯藥。凡大父所嗜物。皆先意以待。隨呼卽應。大父喜。病少間。乳者抱斌立於旁。大父泫然流涕。謂先君曰。汝潛菴先生遺稿。事狀卷之三。

卷之三

與汝婦孝謹。我先人世有令德。至汝身將顯。否則亦在汝子。踰年又病。且篤。衣巾衾冒。皆手自縫紉。自含殮。以至窆。經畫周密。必誠必信。親黨謂先妣嫻於禮。自先大父捐館後。家益貧。先妣事大母益謹。鬻簪珥。市甘脆。以爲饋養。烹飪澣濯。雖盛夏隆冬。未嘗假人。會歲稔。率女紡績。易粟以奉大母。私則燕藜藿。雜糠粃。斌見輒爲嗚咽。而先妣戒勿令大母聞。又素多病。默坐室中。厨竈蕭然。見者爲淚下。而先妣怡如也。斌初就外傳。歸必問所讀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

不能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斌讀書於旁。燈火熒熒。常至夜分。或不能得燭。則月下爲斌講孝經。

爲女講列女故事。

一日斌偕同學生出城外。抵暮而

歸。先妣端坐。

正氣凜然。如丈夫。

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

嬉遊。吾將何望。斌長跽因姊謝過。良久乃免。崇禎庚

辰。河南大亂。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橫開歸間。且連

年旱蝗。常對先君嘆曰。我爲婦人。天下事固不敢知。

今四方重困盜賊蜂起。而天又旱且蝗如此。脫有不

幸。吾姑吾子以累君。請以一身謝夫子矣。明年爲女

潛卷先生遺稿

事狀卷之三

矣

治嫁。斌年未可娶。亦令娶。曰。我素病。令代我事吾姑。

既而曰。子女婚娶已完。志願畢矣。明年壬午三月。賊

潰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睢距太康僅九十里。城

且暮且破。人心洶洶。而先妣閒定如平時。戒家人勿

驚吾姑也。先是命斌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莊上。

倉猝聞亂。則城門閉。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

妣聞之。告先君曰。來則俱死。無益於是。先君登城而

望。相對痛哭。謂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

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

且賊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有靈。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復大哭。城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伯父遂率斌北奔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甚。且重聽。家君倉皇負之。逃於蘆葦中。先妣乃謂家人曰。嗟乎。吾家累世名門。事至今日。義無苟全。獨念姑年老。不得終事爲恨。若爲我謝夫子。善自保重。吾兒遙遙懸隔。汝曹當有脫者。見吾兒。爲語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經於梁。家人爲解之。復入井。井

潛菴先生遺稿

事狀卷之三

九

水淺。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

如此。方謂明哲。

相向。先妣乃厲聲曰。若等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何負於若。而作賊。今大兵將集。當寸斬若。卽奈何。以刀鋸嚇人爲。遂大罵。嬰刃。嗚呼痛哉。三日。顏色不變。賊中有羅拜者。有嘆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越三日。賊徙寧陵。大母先君。僅免於難。不孝斌。乃得歸殮。而殯於故居之寢。九月。黃河南決。城郭廬舍。盡爲洪流。殯堂竟沒於水。嗚

呼痛哉自壬午至今每歲忌辰必陰雲四合風雨悲
鳴波濤有聲震驚永夜居人聞之無不墮淚共傳其
期至比寒食云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
至歸德有司上其事公命知州事房公星曄建祠於
故居之東春秋率官屬往祭順治十七年巡按御史
李公粹然具題奉

旨建坊旌表知州事戴公斌以舊祠湫隘改建新祠
先妣卒後五年斌補學官弟子七年登鄉薦八年
中會試十有一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

潛菴先生遺稿

事狀
卷之三

百

國史院檢討至順治十三年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整
飭潼關兵備兼分巡關內道恭遇

覃恩贈先妣恭人後斌再陞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
使司右叅政請告歸里至康熙三年先君棄養乃得
合葬澗岡之阡世系子孫見先君行實茲不備書

滿幅俱是血淚可與宇文護答母書並傳

梅公

直叙其事嗚咽溢紙外



